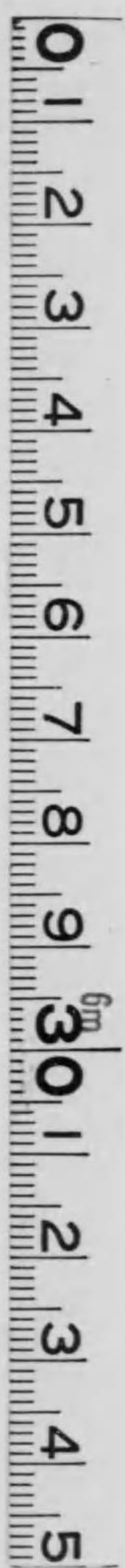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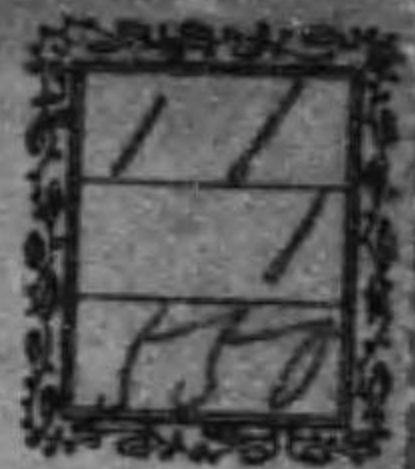


荃汀遺稿

上下



始



荃汀遺稿

乾

11-550



序

予讀荃汀遺文有不禁今昔之感者明治初成齋重野先生與藤野海南岡鹿門諸子謀興舊雨社以鼓吹昭代文運四方文學聞風來會成齋先生持文衡小野湖山翁評其詩鷺津毅堂中村敬宇岡松甕谷三島中洲島田篁村龜谷省軒等數十人每會盍簪講習切劘先師甕江川田先生亦往往涖席荃汀於鹿門爲義弟夙入社從游已久予亦以後進周旋其間詩酒徵逐極一時之盛今且四十餘年矣世事變遷耆宿凋謝講斯文者寥寥如晨星然當是時荃汀遺文排印行世予安得

大正
11. 3. 27
內交

不慨然感喟繼之以涕哉夫歐洲文物風靡海內學者
厭舊趨新異端曲說雜然紛興其弊之所至絕仁滅義
無復知古先聖王所以經綸天下之道者而荃汀所言
卽周孔思孟之遺教仁義忠孝修己治人之大經也以
是對今世薰蕕同器孰能察其志之所存哉雖然日月
之明不掩則文章之效不廢終古粲然炤耀乎人耳目
此亦足以自慰矣荃汀爲人澹泊無求好作山澤游因
憶予嘗得久地梅園于孖津西北數百步荃汀聞其勝
請與俱游萬梅圍園春月在天夜色朗然荃汀賦詩樂
之恍乎尙在目中也大正十一年二月 日下寬序

序

荃汀先生沒之七年其女大野氏村子刻遺稿頌舊故
使余序之余久從先生游不可無一言况於有其囑乎
先生生于仙臺藩醫家自幼立志專修文學戊辰騷亂
負和漢諸史逃於芋澤日夕翻讀亂後入京補府學助
教堺縣立學聘致先生余請陪游賃一屋而居堺距浪
華三里與淡島相對海山明麗地幽俗古尤適修學會
豐後三生來請教先生爲設塾規相約勉勵先雇老婢
執炊事而余與先生奧語重濁三生西言佶屈老婢數
日而去更雇老僕又去先生發議順環任勞而先生未

曾手此事執庖刀立厨頭不知所施人皆忍笑余常代其勞又燃燭討究詩書甲論乙駁喧囂至夜半往往爲鄰人所嫌忌如此者二年余乃西游先生亦東歸就職陸軍省嗚呼逝者如流倏忽四十五年今而思之恍然一夢矣先生於吾叔父鹿門爲姻戚叔父創如蘭社以待從游諸子先生輔佐焉先生學殖有素爛熟唐宋諸集下筆自在文旣成一家叔父常歎稱爲當世無比而先生自持淡然不以作家自居不好泛交每暇日輒過訪吾叔對牀話文以爲樂甲辰春叔父逝先生哭而慟自是怏怏不樂後三年遂逝矣顧藩祖貞山公文武兼

資橫槊賦詩流風餘韻施及一藩碩學輩出及近世齋藤竹堂大槻磐溪以博學宏才稱繼起者爲太田蘭堂叔父鹿門二人皆去先生襲後屹然樹立而未幾奄然歸道山後繼無人藝林寂寞余一閱此編知偉才難常不覺歎息焉因舉堺浦陪游一事以爲序

大正十一年二月於仙臺土樋

岡濯萬里撰

荃汀遺稿目錄

卷一

列朝垂訓序

釋教文粹序

東藩史稿序代

袖珍正字玉篇序

兵役問答序

仙臺吟社詩集序

劫灰餘草序

鹽松勝概序

枕流亭記

游中禪寺記

萬國公法不足恃論

論通鑑不尚奇節之士

霍光冠準論

上杉景勝論

讀孔子廟碑

讀使俄草

與人論文書

謝鄉友書

貴族院議員大庭君碑銘

高橋君墓誌銘

岡君墓誌銘

大原先生墓誌銘

鎌田甫三翁遺愛碑代

新田君碑銘

題楠公肖像

題履軒昔昔春秋自畫贊

鴻雪一斑跋

書賴山陽與古賀穀堂書後

書開春唱和詩卷後

書岸駒自畫肖像後代

書奧州平泉藤氏繁盛圖卷後

書水戶義公書牘後

卷二

古今體詩百六十七首


卷三

古今體詩九十七首

荃汀遺稿卷一

仙臺 河野通之著

列朝垂訓序



 橘門秋月君就六國史常藩史諸書。摘抄歷代詔勅關
 於政要及教育者。顏曰列朝垂訓。每條加論贊。以提撕
 後學。至為深切著明矣。友人石村桐陰請橘門君子天
 放。梓行問于世。屬余序。乃序曰。我神聖立極。以忠孝為
 基。敬神尚武。上下一致。君民交孚。當天下有事。內攘強
 寇。外殲勁敵。竟能戡定亂逆。宣揚國威。是以建國二千
 五百年。不啻其臣民無覬覦神器者。未嘗一受外國之

凌辱。是其國體之所以度越萬國也。方今治教休明。文
化日開。農工商之發達。技藝學術之進步。機器巧械之
微妙精緻。日盛一日。而政黨互相反目。國內騷然。學士
各異門戶之見。士習奔競。民俗輕佻。古質簡朴之風日
散。而奢侈淫靡之習漸長。若不及今而匡正之。則恐世
道日淪。祖宗建國之本意漸荒。而亘千萬世尊嚴不可
犯之國體。亦將委靡不振。可不慨歎乎。然則救之之術
何如。曰。人人奉祖宗之遺訓。以竭忠君愛國之誠而已。
如此書。家置一本。沈潛反覆。求先王用意之所在。可以
感發人心。涵養道義。在今日。實爲對症之藥石。救溺之

舟筏也。夫支那三代以來。漢唐稱最盛。而宋林慮宋樓
昉之兩漢詔令。宋敏求之唐大詔令集二書。採輯豐富。
頗爲明備。降至滿清。太祖太宗以下五朝之訓諭。各有
成書。以垂後昆。今觀我列聖所頒制誥詔勅。其文章爾
雅。詞意深厚。炳炳乎如日月之麗天。比諸彼二典三謨。
有過而無不及。而未嘗有排纂成篇以行於天下者。豈
非昭代之一大缺典哉。橋門君著眼乎此。可謂知所先
也。余知此書一出。其惠來學。裨益於世道人心。非尋常
著撰之比也。於是勸上梓。書以冕卷首。

釋教文粹序

友人石村士剛袖所撰釋教文粹二卷來示。請余論定。且徵序言。曰我國上世文章大盛。搢紳公卿。概皆能文。施及釋氏之徒。如傳教弘法。最其傑然者。中世將門執政。文雅掃地。而釋氏之徒。獨不廢筆墨。能維持文運於亂離中。其功亦偉矣。方今奎運隆盛。文教休明。其徒亦宜起而應之。如王朝昔時。而其所作之文。足鼓吹文明者。寥寥乎無聞。夫文者道之興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試觀大小乘經典。其文辭之妙。果爲何如。此其所以傳遠也。而今其徒之文。委蕪不振。豈能得傳其道歟。抑亦非聖世之一闕典耶。而世之老儒先生。邃于文學者。方

外視之而不顧。是僕之所以有此撰也。嗚呼。余未知釋教之何如。然於緇徒文學之盛衰。誠有如士剛之言者。乃受而閱之。悉係唐宋明清名家之文。關釋教者。通覽數日。深考柳州東坡諸賢。所以闡明禪理。間有與聖賢之旨相發者。不獨其文辭巧妙可喜也。然則士剛此撰。雖曰爲緇徒謀。而儒生用心於斯文者。未必無資于此。乃書以諗讀此書者。

東藩史稿序

代

我伊達氏之享茅土於東國。始于念西公矣。源右大將之征藤原氏。懸軍百餘里。險塞要堡。項背相望。而土兵

慄悍。非平氏孱弱易制之比。進軍甚難。而公使四公子斃佐藤莊司於一擊之下。自是敵鋒挫衄。諸軍進攻。勢如破竹。以僅僅四十日。平定奧羽。此右大將預想之所不及。宜矣。其激賞舉伊達信夫二郡以酬其功也。爾後英將賢主繼起。如念海公之勤王守節。終始不撓。如儀山公之英果俊邁。才兼文武。如瓊巖直山二公之任奧羽探題。奕葉累世。修明政教。鎮護東土。四隣畏威。士民帖服。聲威名望。復出奧羽諸豪族之上。納言公嗣立。英姿偉略。睥睨一世。謀臣猛將。雲從景附。豐太閤許以豪傑。曰彼有大志。膽氣可愛。雖遭讒誣。削封土。而眷注優

待。終始不衰。稱爲六大藩之一。關原之役。東照公囑以控制上杉氏。遂奏戡定之功。岡田橋論是事曰。伊達氏之向背。係德川氏之興廢。其功爲第一。非誇言也。嗚呼。公雄視東北。不負方面之重寄如此。然而其偉功碩勳。不止于此。何也。曰膺東照台德二公托孤之任也。曰翼贊大猷。公待外藩之制也。此二者關社稷之安危。當時群侯之所不能措手。而公優辦之。是所謂以身係天下之輕重者。不獨盡藩屏之任也。若夫遣使羅馬。視察事情。其宏圖遠識。自非審天下之大計。諳海外之大勢者。安能至此乎。豐公照公以蓋世之雄。一則許以豪傑。一

則寄以腹心。嗟乎。唯英雄識英雄。抑有所深契於中而然耶。鳳仙作並君以家扶侍讀。今三位公。抽公家祕書舊記。搜求藩人及諸家所錄。摭摭排纂。辨覈舛僞。折衷同異。叙念西公至樂山公二十九世事迹。上下七百年。一仿紀傳體。凡三十四卷。經數十裘葛而成。命曰東藩史稿。君時年七十五。老病在蓐。點勘不倦。勤苦亦至矣。頃上梓問于世。徵余序。乃揭所以伊達氏之雄視東北有所由來。而納言公偉模雄略負天下之重望。非偶然者以爲序。

館森袖海曰。鳳仙此書。畢生精力之所注而成。固大

觀矣。此序議論文章俱至。足以相副矣。

袖珍正字玉篇序

世人動輒曰。漢字繁多。累百萬言。故修其學者。髻鬢習句讀。白首無成。終身矻矻。殫竭心力而止耳。其主國學者。或欲廢漢字用假字。主西學者。或欲用羅馬字代之。甚則併假字廢之。欲專用英語。余謂用假字猶可也。至其欲用羅馬字英語。則損國體。誤事理。不亦大乎。按西人羅勃克氏開化史有言。張存氏字書五萬八千餘言。惠布斯的爾氏字書七萬餘言。布里字計瑠氏字書六萬五千餘言。較諸玉篇字彙集韻等所載文字。增加萬

餘言。此歐米字數之多。遠過漢字也。而彼則一言止一義。此則一字該數義。意味之深淺。可不較而知矣。況我之於漢字。習用已久。謂之國字。亦無不可。而假字亦源于漢字。然則我之不可廢漢字。猶彼之不可廢羅馬字也。而無識者。喋喋動喙。主張臆說。不顧大方之嗤笑。不知何意也。頃者某氏欲刻袖珍正字玉篇。公之世。見徵序言。余書所見。以諗世之欲廢漢字者。

重野成齋曰。澳都學士會問題。有方今五洲一家。實際用語語異。其商定交際用語。以便交通。此可言不可行。唯余有私大贊成之。此勝羅馬語論者萬萬學。

士會不可無者。見張之日。勸之入會。

兵役問答序

余嘗讀白樂天新樂府。至新豐折臂翁篇。以謂是假設老翁以諷時耳。未必真有此事也。明治五年。朝廷始發徵兵令。收壯丁以爲兵。而人民襲封建之餘習。皆曰。兵役武士之事。庶民可與焉。甚則至有折指傷眼。毀損支體以避之者。余於是始信樂天之詩。非寓言發也。頃者友人石村士剛著一書。論避兵役之非。而其言平易懇到。婦人女子。田夫野老。一讀之。亦宜動心也。蓋樂天之意。在戒君相。而士剛之志。在諭人民。立言雖異。其憂國

則一也。士剛著書十餘種，皆行于世。如此編特其緒餘耳。然庶民由是始知兵役之爲報國第一義，則裨益于世豈淺少乎。余乃慙慙上梓，爲題一言以冠首。

仙臺吟社詩集序

我仙臺風流文雅之所由來尙矣。前有大膳公山家之詠，敵軍解圍，後有黃門公馬上之吟，膾炙人口，遺響餘韻之所風動。文學大開，如伊達藝州君亦有文藻，不獨其精忠大節暴白天下。其孫桂園君最善筆翰，延南山梅關諸名流，爲文酒飲。一時傳爲藝苑佳話。降迨文政天保之際，松井梅屋竹山父子及森井月艇、油井牧山

諸先輩，皆有詩名。故大槻磐翁有句曰：仙臺元詩國，就中推三井即是也。余弱冠時，公族柴田慎卿與梅村溫卿、森井伯約諸子，擬今兩社，推岡鹿門主盟。余翱翔其間，詩酒徵逐，率無虛日。已而時勢一變，社友解散，維新之初，鹿門應徵來東京，余亦舉家移居焉。今茲七月歸鄉，謁黃門公廟，拜其遺像，想見文武大略，退而問名家子孫，無復有存者。而慎卿死事，溫卿伯約前後凋落，俯仰今昔，慨然久之。而仙臺吟社諸子，不肯遐棄，開宴招飲。其在坐者，不獨我鄉之文士，加以他國俊英，快亦甚矣。余此行得以慰落寞無聊者，實諸子之賜也。今吟社

詩集刻成。令余序之。嗚呼。我鄉上之有大膽黃門二公。下之有磐翁及三井之徒。以詞賦鳴其盛。所謂詩國之名。真不虛也。今諸子事務鞅掌之暇。玩風月弄文墨。逍遙自遣。其雅尙可欽也。安得不樂而序之。

重野成齋曰。叙仙臺文雅淵源。而俯仰感慨係焉。一吟社集序也。而可以徵一藩文獻。與時俗輕佻文字異撰。辛卯十二月初日。

劫灰餘草序

我仙臺文學。開基於藩祖納言公。蘆東山之學德。佐洞巖之該博。顯當代澤後世。著書具在。皆洋洋大家之言。

爾後大槻平泉。櫻田虎門。經學德行。震耀一藩。大槻磐翁於詩。齋藤竹堂於文。爲四方所傳誦。但藩人不甚重儒士。又忌其論事。東山以爭講座禁錮。洞巖亦以小失削籍。虎門終年幽居。竹堂乞身入都。其能登庸富貴榮顯者。平泉翁一人而已。繼諸儒而起者。爲我鹿門岡君。君才學夙成。其在京攝。與三河松本奎堂。大村松林。飯山。文名動一時。而其歸藩。以論時事爲當路者所忌。落寞不遇。時予與梅村石田諸子。勰文社。推君主盟。風月徵逐。率無虛日。諸人至今稱爲盛事。戊辰之亂。君諤諤論爭。執正不回。當路者害之。逮下獄。嗟乎。我藩學藩祖

之遺風。人才輩出。經學文章。不乏其人。而使之鬱塞。抑遏。不得行其志。可勝歎乎。頃者君錄在鄉時所爲古今體詩百二十八首爲一卷。命曰劫灰餘草。蒿目時政。慘心國事。反復以致忠君憂國之誠。實有杜少陵之遺響矣。顧予知君最舊。君移東京。余亦舉家相從。自幼至老。四十年間。無纖芥之嫌。而能悉君平生心事。此稿之成。不可不序。因序。

重野成齋曰。使鹿門鼎呂。不負四十年石交。

日下勺水曰。自藩祖右文起見。中間略叙沿革盛衰。竟歸到鹿門身上。文情往復。咀嚼有味。

鹽松勝概序

鹽松三勝。詠於古歌。見於傳記。稱爲三勝之一。昔源左大臣修河原莊。以擬其景勝。爲天下後世所艷稱。自名公巨卿。以至騷人詞客。緇徒道家之流。足跡及東奧者。莫不探討而登覽焉。而故事遺聞。往往湮滅不傳。誠爲可惜。紀平洲松崎憐堂諸先輩有游記。其文非不佳。而聞見未洽。舟山萬年鹽松勝誌。采錄甚富。而文辭不修。求其文章考據兼備者。莫有一成書。是吾鹿門翁之所以有此撰也。往歲翁北游。歸仙臺。展先墓。與鄉友探鹽松之勝。日夕優游。與海山爲主賓。草勝概二卷。構思于

煙波縹渺之際。揮筆於陶暢酣適之餘。故其文洸洋奇姿。光怪萬狀。使讀者有水涌山出之思。而其涉典故者。參古今史籍。徵金石文字。名人題詠。及口碑所傳。蒐搜網羅。洪纖罔遺。不啻爲探勝者指南。亦可以補史乘之缺漏。資考古者之參證也。余在鄉時。每從翁而游。因約隨杖履探巖島天橋諸名勝。草游記。命以瀛海勝覽。而爲官事所羈。不得縱意探討。此願不果。倏忽三十年矣。而翁則辭官。漫游四方。又曾航漢土。與其名士大夫游。其氣節窮而愈堅。其文章老而愈健。蓋有得于海山清淑之氣者爲多。翁著書等身。其經刊行者。四方傳播。如

此編。特緒餘耳。猶足以與鹽松之勝。媲美揚輝。以垂不朽。爲輿人吐氣也。乃書以冠卷端。

重野成齋曰。翁之平生。此篇盡之。可以當其小傳。

枕流亭記

岡天爵游歷四方。今茲四月。倦游歸鄉。構一亭於水涯。以爲燕息之所。顏曰枕流。徵記於余。曰。予甚樂水。子知其故乎。余曰。君之所樂。我何足以知之。然推君之所好。而求其所樂。或可得也。君之所好。莫若文章。而君之文章。出沒變化。不可端倪。是非深樂乎水。而有得焉者耶。自古能文章者。代不乏其人。而左氏馬班孟韓柳歐三

蘇爲最焉。試以諸氏文。譬之水。颶風忽起。波濤萬狀。蛟龍鼉鼉出沒飛騰者。左氏之文也。銀濤山立。洶湧澎湃。號怒相軋。令人心悸目眩者。馬班之文也。驚濤怒浪。旬旬噴激。如雷霆。如劍戟。吐吞乾坤。懾嚇日月者。孟韓之文也。亂石怪崑。衝然角列。與波浪憂擊。舟楫一觸。破碎淪溺。人畏焉不敢近者。柳氏之文也。瀾漫浩渺。汀泗汪洋。萬里一色。風死日晴。清流如織。細瀾如繡者。歐氏之文也。風蓬蓬然而起。水看看然而激。層浪如銀閣。奔放橫流。放乎千里者。三蘇之文也。文之與水相得如此。則謂天下文章之妙。不在書帙几案之上。而在煙波變滅

之際亦可也。今君讀書斯亭。對萬里長流。構思煙波變滅之際。發諸陶暢酣適之餘。故其文浩乎無涯。淵乎其深。歛然而來。倏然而止。浮誇如左氏。雄奇如馬班。正大如孟韓。峭拔如柳氏。溫醇如歐氏。縱橫如三蘇。變幻奇肆。概無常準。是自非得乎水。安能至此乎。君之樂於水。不亦宜乎。雖然是未足多也。余又有所深歆焉。君腹藏萬卷。足蹈萬里。而自視坎然。不肯少惰。與水之混混。不舍晝夜相似。由是觀之。君之有得乎水。豈止文字詞章而已哉。天爵笑曰。吾何足以當之。雖然。請勉之。遂書以爲記。

重野成齋曰。取材於袁中郎漪堂記。而評諸家文處。頗似宋牧仲三家文鈔序。

游中禪寺記

余聞晃山之勝。冠關東八州。而中禪寺之勝。冠晃山也。久矣。欲一往探其勝概。而世事纏累。常以爲憾焉。今茲八月。以賜暑假。浴北湖溫泉。以貪道途。不究其勝概。既浴半旬。偶當陰曆十五日。因謀爲湖南觀月之游。午前八時。出寓行二三町。沿南湖而行。湖長八町餘。幅稱之。澁瑩紺徹。鬚髮可鑑。岸上奇巖怪石。錯峙繡列。滿山皆都賀松。青葱森鬱。西顧湖面。則白根溫泉岳諸山。皆倒

影水中。行十餘町。聞水聲。鞞々。傍石標赴湯瀑之道。乃下山二町許。仰視之。飛瀑直自懸厓盤旋而下。隆隆動地。如一大白龍自天而下。厓凡三級。每級水激發。吐霧跳球。飛沫撲人。山開林斷。浩渺無際。即戰場原也。原廣凡二里許。燕脂桔梗。苔桃被之。當巽位。男體女峰諸山。列峙環繞。蒼翠如拭。逞技巧獻。嫣然如笑。行一里。有一茶店。稱地獄茶店。問其所以名。曰。距此二町許。有一洞穴。深數十丈。入者持炬。否則爲瘴氣所毒。卒倒不省人事。余不及往視。自是沿南湖而行。岸上榛莽蒙茸。老樹差牙。碍人眉目。不便展眸。其岸上概不若北湖岸。樹石

有姿致。然時既驕陽赫赫當天。而日光不穿漏。不少知暑。既至湖上。滃然一片點于前山。則須臾昏暮。雲脚漸垂。忽失前山。四望溟濛。望湖面則雲煙平敷。如水天相接。既而滂沱點于欄角。則雷聲殷殷起頭上。電光四發。驟雨傾盆。爽氣漲軒。暑氣如洗。既而陰雲解駁。日光穿漏。彩虹一帶。劃斷南北。雨奇晴好在一瞬中。急執遠眼鏡望湖面。孤舟漾蕩中有二客。舉酒對酌。真是畫圖中人。飄飄乎疑是神仙。既而昏暮。月出前山之上。水波蕩漾不定。

館森袖海曰。此文甚佳。但惜冗字刊落未盡。

萬國公法不足恃論

萬國公法何爲而設也。大吞小。強凌弱。爭奮相繼。禍亂不已。乃就萬國交際上。立之法度。無事則修玉帛。通使聘。以敦交誼。有事則封鎖海港。宣告開戰。章程條款。確有明徵。令各國不得相犯。其爲法一原公議。雖聖人再起。不可復易。是公法之所由設也。夫既有公法。互相轄制。宜有無相通。緩急相助。以布文明之化。用保昇平之局。而觀近日宇內形勢。鸚視鯨吞。龍驤虎踞。砲槍之利。船艦之牢。競奇巧。出新意。互相傾奪。日甚一日。當其攻城野戰也。兩軍交轟。殺人盈野。積骸如山。不以爲慘。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不以爲憂。是所謂以鴟梟之心逞谿壑之欲者。如是而不已。強益強。弱益弱。視諸未有公法之時。暴戾愈甚。嗚呼。是非公法之罪。恃公法之過也。夫公法之有益于天下也大矣。然而非有一大君主。主宰其間。制法斷案。令萬國必遵。又非有公舉有司。折獄聽訟。以息其爭端。是以大國之於小國。恃強凌虐。威力所及。兇暴恣睢。無所不至。甚則藉公法。以逞吞噬之資。其意謂是刑罰不及之地。犯之彼能何爲。塞巴斯的甫之役。英法助土耳其。破俄立約。不許俄碇泊軍艦于黑海。逮普法之戰。俄遂乘機背其約。英法雖致詞詰責。俄若

罔聞。是俄度二國不能制。故決然出於此也。英法之強。猶不免若是。公法果不足恃也。而小國乃以爲可恃。動輒曰。我無罪。彼雖強大。何能加我。一旦有變。倉皇狼狽。莫之能救。近日土耳其與俄開隙。以爲辭正義順。及一交鋒。遂爲其所破。是恃公法之過也。嗚呼。土耳其地跨三大洲。爲東半球一大鎖鑰。一勝一敗。全歐之安危存亡繫焉。而俄人長驅深入。英法歛手。不敢出一兵。而今國於東洋者。土壤之大。形勢之雄。往往不及土耳其。而不知所以備之。是亦在土耳其下矣。

遠藤深谷曰。小國不可恃公法。而大國有時以公法

爲凌小之具。非有一大君主以主宰之。則公法徒法而已。爲何用。

論通鑑不尙奇節之士

古來大賢之著書。不獨垂教後世。必以救時弊爲主。譬猶良醫之對症投藥。寒熱補瀉。各適機宜而已。故讀其書論其事者。亦必度時勢酌人情。然後可以論利害得失也。清汪君文非通鑑不尙奇節之士。以不載屈原投身陶潛卒爲證。通鑑不啻不載屈陶二子事。併嚴光加足帝腹事不錄之。蓋屈之忠誠。嚴之高尙。陶之靖節。千載之下聞之。足以使貪夫廉。薄夫敦。朱子綱目首揭之。

而溫公不一語及之者何也。沈潛反覆思其說。蓋二賢之著撰。各有所爲而然也。何者。宋自景德至元祐。照豐之際。鴻儒碩學接踵而起。修道學。勵風節。言行不苟。操履端正。其立朝。讜論正議。無所回避。不合則奉身而退。視軒冕如塗泥。輕爵祿如草芥。其心事修潔清白。漢唐諸賢之所不及。然而往往矯激。樹朋黨。分學派。群議喧囂。互相擠排。如寇準之輕王旦。唐介之劾文彥博。歐陽修之彈狄青。蘇軾程頤之不相容。以君子攻君子。遂使群宵伺釁乘隙而起。以逞其欲。此亦漢唐諸賢以君子攻小人。至宋以君子攻君子也。溫公周旋其間。平居深

恐當時風尚詭激。不近人情。漸成厲階。以貽天下之憂。是以其修史。一切斥奇節之士而不取也。非其不取。欲挽回驚世駭俗之弊。歸諸中正也。且其書之爲體。欲舉治亂興廢之大綱。以資治道。若夫表獨行奇節。固非其本意也。當朱子之時。宋室南渡。上下姑息。粉飾太平。優柔諂佞。舉朝成風。其間不無忠憤義慨之士。冒萬死敵王愾者。然皆貶謫竄逐。不得一日安身于朝。靖康之禍。群臣縮頸捧頭。相顧畏避。遂使其君播遷異域。爲胡地之鬼。故虜亦輕之曰。南朝死節者。唯李侍郎一人而已。而如劉豫。如張邦昌。或受彼封爵。或爲彼所援立。秦檜

以大臣爲謀賊。劫持上下。擅弄威福。名分紊亂。節義墮廢。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朱子親目擊之。痛憤慨歎。思所以匡正之。而未得其位。故仿春秋義例。著綱目一書。其闢名教節義。裨益世道人心者。大書特書。反覆致意。其黜魏以蜀爲正統者。最深意所寓。蓋示宋室雖偏安一隅。天命人心所歸。衣冠禮樂之所在。夷狄腥羶之所不可得而覬覦也。嗚呼。二賢所遭之時。所遇之勢不同。故其立言亦各異。彼若文以一代文豪。與魏水叙侯朝宗齊名。而見不及此何也。

重野成齋曰。推論馬朱二氏著撰。各有所爲。著著中

竅可稱傑作。

岡鹿門曰。二賢之本意所在。揭出炳然。具此眼力而後可以讀史也。

霍光寇準論

廢立天下之大事也。自非積德重望。壓服天下。精忠大義。暴白中外。勢逼人君而下不疑。位極人臣而下不忌者。不能爲也。故自伊尹放大甲以來。未嘗聞有行之者。霍光受托孤之任。相昭帝。及帝崩。立昌邑王。王昏暗輕佻。無人君之度。遂廢之。當是時。主幼國疑。加之承武帝驕奢之後。國帑空匱。天下未悉蘇息。而光處此際。行廢

立。人心帖然。天下不搖。雖古大臣。何以遠過百萬之兵。長驅深入。社稷安危。決於呼吸。天下之至難也。自非豁略蓋世。用兵如神。兵鋒所向。敵人授首。則不能爲也。景德之際。天下太平。民不見兵戈七八十年。及契丹率大兵來寇。朝野震駭。人人失色。王欽若。陳堯叟輩。皆請遷幸。寇準獨曰。陛下了之。不過五日。遂勸真宗親征。百萬虜兵。一敗塗地。比之古英雄之用兵。有過莫不及也。蓋光之行廢立。準之退契丹。皆有社稷再造之功。而光身死未幾。舉族伏誅。準希再用。獻天書。其戀權貪位之念。與小人不異。比之前日之決大事。定大難。殆如兩人。其

亦陋矣。要之二人天資甚高，恢廓自信，視天下眇然如不足爲者，故能雖不學無術，決大事當大難，綽綽有餘裕如此。孟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光之恭儉詳審，類狷者而準之果敢剛直，類狂者。令聖人裁制之，則光免不發舉妻罪之譏，而準亦無獻天書之病。惜夫，二子未聞道也。

上杉景勝論

制人而不制於人，然後可以有爲；制人有術，彼以詐，我以信；彼以權，我以義，使彼之所謀齟齬乖戾，然後唯吾之所欲爲，制於人，則氣沮勢蹙，不啻不得其志，百敗從

之。如上杉景勝是也。景勝繼謙信之遺業，據山河形勝，而其終封土削小，不能有爲者，爲人所制也。論者皆曰：景勝之舉事，與石田小西諸人合謀，所以不成也。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蓋景勝之不成，不在應西軍之日，而在棄越後之時也。豐公忌景勝國大兵強，謂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有三百萬石，伴答曰：七八十萬石耳。豐公曰：何少也？遂奪其國，代以會津百二十萬石，是爲豐公所制也。當此時，爲景勝者，宜以實答曰：越後三百萬封土，先人百戰所得，彼以詐，我以信；彼以權，我以義，使彼之所謀齟齬乖戾，每每如此，則可以有爲乎天下。

也。或曰：如子言，則豐公一怒，景勝之滅亡不旋踵也。余曰：否。有爲乎天下者，沮人正議，何以率天下？且當時養猛士，擁強兵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使豐公而出於此，則四方群雄，奮臂而起，天下定於何時？是庸將之所不爲。況謂大畧如豐公而敢爲之耶？豐公欲從毛利氏於九州，小早川隆景曰：是先人百戰所得，不忍棄也。豐公許諾，遇毛利氏，益加厚矣。假使景勝如隆景言，則豐公遇之，亦安得不如毛利氏乎？小牧之役，德川氏援信雄伐豐公，豐公屢敗，遂請和。何則？豐公以權詐，而德川氏以信義，其勢不得不然。且以豐公之智，情見勢格，區區爭

勝敗，必所不爲。故其勢出于和而後止也。景勝地大國富，將士勇武，不讓於德川氏。若使豐公遂其無厭之欲，則移書四方，數其貪暴威虐，據險禦之，乘勢擊之，彼必沮喪，其計不得不出於和。然後許之與否，其權在我。進可以爭衡天下，退可以雄視一方。夫如此，然後可以與圖天下矣。景勝不知出此，畏懦苟且，反陷其術中。舉乃父百戰所得之地，一旦與人，宜乎其終不能有爲也。故曰：景勝之不成，不在應西軍之日，而在棄越後之時。

讀孔子廟碑

史載清聖祖好學，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未

嘗少休。及老手不釋卷。嗜筆札。臨摹名家。多至千餘。寫
寺廟扁榜。不遑枚舉。雖老宿臣匠。遽於學專於藝者。不
能企及。其勉學可想。此碑幸曲阜謁孔廟時所親撰文。
其所以崇聖道。排異端。正人心。敦民俗。擘頭道原於天
弘之者。聖一語。典雅莊重。插之典謨誥盤中亦可也。定
愛新覺羅氏一代基業。致二百年太平者。職此之由也。
而筆畫端麗秀潤。收鋒芒。韜銳氣。而一種豪邁英特之
氣。流露紙墨。猶精金美玉之在櫝中。精氣光怪煥發。而
不可掩蔽也。抑三代以下。好學崇文之主。在漢則武帝。
光武。在唐則文皇明皇。宋則太宗真宗。不過僅僅數人。

而文皇設弘文館。聘十八學士。又有五經正義。晉書。隋
書。諸撰。筆札亦與褚虞諸人相伯仲。誠有一而不有二
者。千載之下。唯聖祖之尊。禮師儒。編纂大著。可以與之
媲美爭光。而學問博洽。或過之。然則如聖祖。謂之跨越
百代冠冕。群雄亦可也。

重野成齋曰。文從字順。無少疵類。河兄之文。近來進
數籌。

讀使俄草

是爲王之春使俄時所草。顧客歲自日清事起。我軍所
向。電激雷轟。莫堅不破。莫銳不摧。彼連戰連敗。禽奔獸

遁。彼旅順威海所恃以爲金城湯池者。一擊糜碎。其指北京。爲城下盟者在旬月之間。於是清廷派之春于俄京以乞援。之春上道。就耳目之所觸。記俄國軍備之森嚴。砲艦之整頓。及堡砦障壁之宏壯牢固。隊伍整肅。士卒精練之狀。以說自國兵備頽廢。士氣委荼。其爲日本所乘非偶然。感慨悲惻。反覆致意焉。則在清國士大夫中。亦可謂具眼之士矣。然吾聊有所恨于此矣。何則。俄之貪黠桀驁。萬邦之所畏也。而前年清人割伊犁之一事。及此可爲寒心者。而彼不知懲創。欲乞援于俄以抗我。是緩一時之難。則有之矣。其於百年之大計。其得失

果何如哉。俄果爲機不可失。與法獨連盟。要我以遼東撤兵。我暫許之。以爲後圖。而清人自以爲得計。噫。彼人民之衆。土地之大。冠絕宇內。而不能自立。徒恃強援。嗚呼。不恃己而欲恃人。難矣哉。

與人論文書

前日蒙示論文書一篇。曰。歐洲各國。留心格致學。精究實理。故其文亦質實確的。止于達意。與漢文徒事浮華者。大有徑庭。不出百餘年。東洋各國必至用歐洲文字。而漢文種子絕矣。噫。何言之謬也。夫萬國有各文字。而達其志。修辭措意。各有其妙。然而狀物之妙。叙事之便。

精粗無洩。細大靡遺者。漢文爲第一。蓋漢土自古重文章。與道德並稱。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歷代取人。用詞賦策論。非此則雖負殊能異材者。無以取爵祿。致身廟堂之上。以故用力文章。一意專攻。猶西洋人之於專門學科。其文章之妙。奇變百出。猶西洋人發明工藝機器。愈出愈妙。方夫能文之士。構思下筆也。隨物賦形。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必規規於聯絡照應之法。而枝葉相生。脈絡相貫。斷續離合。抑揚開闔之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視諸西洋文。以九品詞。裁定文法。局促拘束。首尾缺裂。不可得縱橫馳騁者。

抑亦有間矣。而足下謂漢文徒事浮華。可謂一偏之見也。足下又曰。我邦自有我邦文字。今漢學者流。舍邦文專學漢文。是徒耗力無用之地者。是亦未爲得也。夫東洋之有漢學。猶西洋之有羅馬希臘學。西洋各國語言文字。率皆源于羅甸希臘。徵之英法文典而可知也。東洋各國語言文字。率皆源于漢文。徵之我四十七字而可見也。漢文之不可廢於東洋。猶羅甸希臘文之不可廢於西洋。則概稱羅甸希臘之文。曰西洋文。概稱漢文。曰東洋文。亦何不可。而足下以學漢文者。爲耗力無用之地。吾不知何謂也。吾嘗聞之。文運之盛衰。與氣運相

關。今歐洲諸邦國勢蒸蒸日上。學術技藝皆極其妙。然物極則變。安知他日東洋各國人物崛起。風化大開。其文明之治。不駕歐洲而出其上耶。又安知東洋文之行於西洋。不猶今日西洋學之行於東洋耶。近日有某先生。在英國倫敦。唱廢邦文。用英文之議。大爲英人所笑。足下又有此說。能不爲其所笑耶。妄發狂言。僭越殊甚。請恕其愚而亮其誠。某再拜。

謝鄉友書

弟壯歲宦游。後挈家眷。移居東京。今茲七月二十三日。歸鄉展墓。舉目則山河依然。而城郭廢圯。邸宅易主。故

老凋謝。舊交零落。俯仰今昔。慨然久之。殆有浦島子歸鄉之感焉。居數日。出寓逍遙。往時莽蒼之地。變爲繁盛之區。矮陋之廬舍。化爲宏壯之厦屋。而鎮臺縣廳裁判諸官衙輪焉奐焉。屹然聳空。遠近掩映。而市場則銀行新聞工場諸會社。冠蓋相望。娼樓酒肆。櫛比鱗次。人煙稠疊。百貨輻湊。陸羽七州有爲之紳民。爭先麇集。蔚爲東北一大都會。徐察其學術技藝。有高等中學校。有醫學校。有病院。子弟挾書冊者。絡繹往來。戶戶聞絃誦。駸駸蒸蒸。有日昇之勢。亦爲東北人文一大淵藪。於是向之感慨不能措者。冰釋霧消。因思二十年來。桑滄之變

遷。文明之開進。一至此也。且歎且喜。將治歸裝。回東京。中目鈴木伊藤三君。殷勤勸緩歸期。乃飛郵箋。招同志者。張宴於都川樓。會者凡五六十人。聚首一堂上。話舊說新。或論文詩。談風月。以一夕之情話。慰廿年之渴想。快亦甚矣。酒半酣。有起而演說者。狀貌魁梧。音聲如鐘。衆皆傾耳屬目。曰。距今四十年前。有河野槐陰先生者。督我仙臺藩醫學。夙憂醫風之陋。有所矯正。目下仙臺市醫門名流。如某某氏。出其門。今令嗣通之氏。自東京來。爰開宴席。會諸同人。以燔舊盟。叙久濶。衆同聲稱善。弟聳聽。而病眼昏花。望之燭影酒光之間。俄石能辨其

爲誰。諦視之。則鈴木亦人君也。弟欲起之。演答辭。而恐言納不能達意。乃止。嗚呼。弟不肖。上則不能駁歷。應仕。獻呈可否。以報國恩之萬一。下則不能繼箕裘之業。濟民仁壽。以發揚先德。徒奔走衣食。碌碌無所成就。今聞此頌辭。豈不慙汗浹背乎。而諸君辱賜賁臨。待弟之厚如此者。不獨先人之榮。實弟之榮也。今聊陳蕪辭。以代謝言。不論舊識新知。此夕把臂一堂之諸君子。幸賜諒察焉。明治二十四年八月日。弟河野通之。

貴族院議員大庭君碑銘

今上卽位之若干年。詔用代議政體。頒布憲法。置貴族

衆議兩院議員。以翼贊大政。而爲貴族院議員之資格。有三。曰有爵者。曰顯官致仕者。曰多額納稅者。而以我宮城縣第四區之多額納稅膺其選者爲大庭君。君以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捐館。嗣子經之輔以余與君同鄉貫。介衆議院議員首藤陸三請銘其墓。乃據狀叙曰。君姓大庭氏。諱實次。稱長九郎。陛前栗原郡志波姬村人。其先左京亮臣事大崎隆實。大崎氏亡。乃歸農。曾祖諱基則。配高橋氏。王父諱基近。王母鈴木氏。父諱實次。妣高橋氏。大庭氏固爲一郡望族。而家產中落。實次君謀回復之。事稍就緒。授意于君而老。君自此夙

興夜寢。從事耕耘。手鋤犁。督僮奴。冬月沍寒。手足皸瘃。不施繡帶。而拮据弗懈。十餘年如一日。以故家道日復。衆皆稱大庭氏有子矣。町村制始頒。以衆望舉村長。本村合七村爲一。彼此異利害。又地多富豪。驕傲凌人。動滋事端。君居間調停。村民帖然。學制始頒。本郡爲縣下最大郡。而設高等小學。不過三四校。君曰。建學。王政之本也。首捐財本。諭衆設鄉校。一村翕然向學。舉爲縣會議員。尋爲衆議員。議員期滿再選。衆皆推君。有一豪族某。欲傾君自博多票。夤緣富豪及諸大吏有勢力者。甚則婚姻結之。以爲聲援。君已爲自由黨員。銳意主張民

權曰參政之權。可委彼以詐術籠絡愚民。以蹂躪自由權利者乎。乃集公衆。開演說會。論陳所見。正議讜論。悚動群聽。而無一有力者之援助。衆皆咎其輕舉。而君不少屈撓。至開票。則優於彼二十票。亦可以見衆望之所歸也。既而任滿東歸。專留心殖產興業。意謂富國之法。莫善於貿易。而貿易品以繭絲爲大宗。獎勵得宜。則海外之利。可坐而收也。每戶往諭。種桑隙地。蠶業大開。又憂樹木之濫伐。樹藝殖林。以補其缺。開耕地。整理之。尤切於農事。自進爲委員長。施之本郡宮野村。田畝井然。收穫日加。稱爲全國模範。其所施設。著著奏效。近鄰

郡邑皆思仿之。會本縣多額納稅者。開互選會。以君納稅冠諸郡。公選貴族院議員。君已負名望。當大政翼參之任。將大有所爲。未果而卒。衆皆悼惜焉。君以天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享年七十。葬金龍山長興寺。配大庭氏。二男二女。養小山與右衛門子。配長女以嗣。經之輔是也。長子長三郎。析產別成家。次子稻。次女適石川總左衛門。先歿。君生長農間。從事耕耘。不遑就學。然天資聰敏。明於事理。且閱歷之久。富經驗。長決斷。其所規畫。深思熟慮而發。故罕有敗事。自奉甚薄。被服朴素。室屋不飾。食不重味。常日欲富國。宜先富家。其於家事。

巨細自理。不肯委人。其屢競爭政界。費用不貲。而家道益興者。以此也。初承先業。不過中人一家之產。而晚年至貲累巨萬。富擬王公。雖然。君之汲汲乎此。非如世之守錢奴。徒富囊索盈倉廩。積而不散者比。每有公共事業。若人民罹災。率先義者。前後至五十回之多。其賜賞狀。不勝枚舉。嗟乎。亦偉矣。余弱冠在鄉。聞大庭氏之爲望族久矣。今審君立身本末。志存經世。其所講主增進國利民福。踐履堅確。持之以勤儉。宜矣。其名望隆起。班貴族院議員。當大政翼贊之任也。安得不表偉績。銘以傳不朽乎。銘曰。

四海之富。始乎一犁。二宮尊德。反復說之。實踐此言。非君而誰。力田勸農。勤儉自持。累貲巨萬。恢擴先基。施之郡邑。治績咸熙。推之天下。富強可期。保護自由。民權是資。三選議員。輿望所歸。以此勒石。庶無愧辭。

高橋君墓誌銘

明治廿八年三月廿二日。從六位判事高橋君病卒於靜岡官舍。嗣子本支草狀請銘其墓。余與君爲忘年交。義弗得辭。叙曰。君姓高橋氏。諱易直。通稱喜太夫。父諱易治。母高橋氏。世籍仙臺藩。君幼學于叔父岡鹿門翁。甫十八。從翁移東京。研精有年。司法省聘法國博士。募

墓江道和卷一
生徒中選。研究法學。終科官于盛岡宮城高知諸縣。明治廿年。任判事。轉靜岡。叙正七位。官級六等。既而罹肺疾。就治東京病院。余恐其致勞瘁。勸之退休。靜養。君掉頭曰。吾欲以所學。効力所職。豈可以一病瘁之故。劇自沮。哀哉。意氣軒昂。不類病者。余謂快復可期。何料遂以此溘然而逝焉。君距生嘉永六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四十。歸葬于仙臺先塋之次。配勅使河原氏。無子。養鹿門翁二子。配其女以嗣。即本支也。君長軀。立而善病。爲人寬弘。通曉事體。能與人交。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其轉靜岡。迎養二親。先意承歡。雍雍怡怡。人稱其孝。其在東

京。與余同邸。晨夕往來。情如一家。已而東西索居。歲時書問不絕。情交極密。而今銘其墓。不覺悽然。淚不矣。嗚呼。君自從事公務。不以病羸懈其職。長官僚友。皆服其勵精。官秩荐進。而爲二豎之所困。未有所爲。而沒。惜夫。銘曰。

君邃法學。夙擢刑官。聽訟以誠。平讞直冤。聲譽日著。官級累遷。而僅強仕。天不假年。僚友姻戚。惋惜哀歎。歷叙平昔。爰勒貞珉。

岡君墓誌銘

君姓岡氏。諱德輔。考諱珏。字雙玉。後改諱衛之。妣佐藤

氏。王考諱衛敏。王妣烟中氏。家世仕仙臺藩。貫宮城縣籍。君少時從石澤氏而學。受算術舅氏佐藤君。極其祕奧。君兄弟四人。皆好學有文。維新亂後。叔氏鹿門翁開麟經堂授徒。未幾應徵入京。君代督弟徒。學制始頒小學。縣以麟經堂爲小學。舉君爲校長。弟徒充助教。日夕誘導。生徒日盛。是時學制猶疎。人未諳教旨。傳習者動輒抵牾。君患之。建白改正其方法。令學規出一。於是乎君之小學爲全縣鄉校之模範云。明治十年。西南之役。官募義勇。君應募。屬別働隊。出征。尋爲警部補。任什隊長。掌警備及土功。轉戰肥薩之間。瀕死者數。其入薩。賊

火川內川橋而遁。君收材於燼餘。督工架假橋。俄頃而成。全隊因得以直入鹿兒島城。以功叙勳七等。授青色桐葉章。前後賜金三回。十五年。朝鮮之變。又請從軍。已而事平。不果行。二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歿于家。距生天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越二日。葬于玄光庵先塋之次。配小野氏。三子。長精一。襲家。次亮。次靜夫。四女。一夭。三女猶在家。君爲人跌蕩。不拘小節。欲以事業奮見。鬱鬱不得志。晚年托煙藥。以自排遣。病膈噎以卒。惜夫。門人相謀。建石墓上。以余與君交最久。請銘其墓。乃據狀次第。系以銘。銘曰。

戊辰亂定。效力教官。西南有事。慷慨從軍。官嘉其績。授章錄勳。譽播鄉黨。榮垂後昆。

大原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大原氏。諱有鄰。字子德。稱牧之丞。後改繁。號槐軒。考有安。妣三井氏。文政九年正月廿五日誕於桃生郡赤井村。明治廿九年五月廿一日歿於家。享壽七十有一。葬于新田耕德寺。先生幼而機警嗜學。及長修儒術。博學洽聞。天文地理等書。無所不通。又善書法及砲術。壯歲下帷教授。諄諄誘導。以至老。受業者前後千數。先生爲人沈毅誠敬。篤于忠孝節義。不欲自表襮。而人

一見知其爲長者。平居節儉。自奉甚薄。而臨義捐貲。無少吝色。配深堀氏。舉一男一女。男有敬先沒。女適淺野氏。乃養石川氏季子松四郎爲嗣。以有敬女配之。松四郎以予與先生有師弟之誼。屬予墓銘。義弗得辭。乃叙其顛末。系之以銘。銘曰。

君篤行誼。天性則然。或緇或素。及門數千。誘掖薰陶。溫煦如春。師道維尊。遺範永存。

鎌田甫三翁遺愛碑代

翁姓鎌田氏。諱某。稱三郎右衛門。甫三其號也。其先出於信夫郡鎌田村。因氏焉。萬治二年有三郎右衛門者。

移住仙臺肴町。業牙脩。是爲翁之始祖。四世孫三郎右掌買供爲藩公食膳魚介事。給俸三口金三兩。子孫襲職。世稱三郎右衛門。七世三郎右無子。養上部氏子。配其女以嗣。是爲翁之考妣。翁自幼嗜俳歌。究奧旨。傳芭蕉堂主梅室之衣鉢。受其扁額。因號香昇廬。以是俳名藉甚。請點定者日多。其徒稱爲宗匠。縣廳開櫻岡公園。命翁爲幹事。竣工。賜物賞之。明治九年。仙臺第一博覽會開。翁爲之會主。適聖駕東巡。幸會場。翁拜天顏于咫尺。尋縣廳使翁調進供御物品。日夜拮据。辦理得宜。賞賜白絹多賀城碑搨本及若干金。第二博覽會開。爲審

查委員。舉仙臺區會議員。後聖駕巡北海。駐輦仙臺三日。調進供御物品如前。鹽釜築港之議起。土人不服。翁與某某氏百方說諭。衆皆從之。鹽釜致今日之繁盛者。翁與有力焉。十七年。痧疫流行。衆皆曰。肴町在市街中央。魚肆櫛比。惡臭薰蒸。一旦疫疾感染。則蔓延全市必矣。宜及今而移之。一唱百和。牢不可動。翁姑從其議。與同業者謀。移之清水巷。縣廳嚴立期限。翁托事遷延。既閱五年。督促益急。翁於是慨然曰。東京之日本橋。大阪之雜魚場。魚市皆在都會中央者。以關財政消長。且其盛衰隆替繫焉。豈獨我仙臺哉。然我今發此言。人以爲

便于已耳。乃請廢業。即日條陳魚市場所以不可移者。反復論爭。事遂寢。配大幡氏先沒。一男一女皆夭。繼娶三浦氏。無子。養谷卯兵衛三子莊八爲嗣。三十年某月。罹胃疾。退老號甫三。授香昇盧扁額于俳友石崎暉海。已而擢神宮一等補教。八月八日。令終于家。距生文政八年六月二日。享年七十三。四日葬于石名阪大安寺先塋之次。翁爲人敏慧而慈惠。常曰。與不義而富。孰若以安遺子孫。故於財貨積而能散。每有公私立學校之設。諸官衙病院之建築。道路溝渠之修繕。地震海嘯等之災異。先衆捐貲。前後不下三千金云。最惡外教之誘

窮民。與有志者。設樂善會賑恤之。喜行善事。率此類。又獻宮城郡南目村田若干於藩主樂山公。公賜古畫幅。酬之。暇則諷詠唱和。洒然風流。以自娛。其值五十初度。以琴棋書畫張壽筵于城東梅林亭。會者五百餘人。一時傳爲盛事。又開尙齒會于挹翠館。得男女齡過八十者三百餘人。待老者用意周到。人人盡歡而止。其罹病自知不起。遺言薄葬。遺所愛玩書畫器具于舊友遠藤敬止等。以爲永訣。敬止欲及翁未歿。記其功績。勒碑石。以余與翁親善。來徵文。稿成示翁。翁一讀微笑曰。能悉我心事。未幾溘焉而歿。銘曰。

貨殖致富。貴其能施。嗚呼義乎。見義捐貲。遺安子孫。實在于茲。絕妙俳詞。能解人願。其徒推服。號爲宗師。心性澄徹。預知死期。區處後事。冥然長辭。爰勒偉績。長在豐碑。

重野成齋曰。魚場議翁。一生大見識。揮霍有精采。

新田君碑銘

君姓新田氏。諱當記。字伯遂。通稱晋一郎。初名儀藏。號宜堂。又鹿軒。考諱權三郎。妣佐藤氏。君幼而穎悟。好學。及長。私淑太田錦城氏。研鑽多年。大有所得。又涉獵諸書。性最強記。一讀終身不忘。家世爲鹿鳴村里正。兼社

倉監守。嘉永二年正月。君襲父祖職。安政慶應之間。兼任上郡中泉田澤森房四村里正。尋補各鄉村里正。監督中廢。明治戊辰復職。奧羽之亂。隸仙臺藩輜重部。赴坂元驛。未幾亂平。王政維新。該邑或屬南部藩。或爲白石角田磐前宮城諸縣之所分轄。是時朝制倉卒。未有畫一定法。可遵守者。加之凶歉荐至。士民流離。而君在村長之職。經數年之久。能使部民不失其所者。其施設之得宜。可推知也。九年。以老退休。優游自適。二十九年十二月罹病。荏苒不愈。明年七月十四日歿。距生文政六年四月一日。享年七十五。葬于某地。君爲人剛直。喜

規切當世之事。是是非非。無所回避。聞者駭愕。由是謗議囂然。而君不少介意也。其事親。奉養備至。舊巨理邑主。賜孝字章杯賞之。又每有諸官衙建築。捐貲若干。以是賜章。以賞狀數次。配佐藤氏。生二子。長儀三郎。襲家舉某職。次謙三郎。夭。佐藤氏諱順子。有婦德。容儀嚴肅。事姑有禮。邑主賜絹帛賞其孝。治家勤儉。務稼穡。耐艱苦。洗濯縫紉。必潔以完。至老不衰。中罹火災。家財蕩盡。順子躬操薪水之勞。十餘年如一日。家道復起。隆昌倍舊。三十年三月四日歿。得壽七十七。以其有內助之功。附記于此。君於余爲叔父。嘗語余曰。汝能知吾者。吾死

宜記其履歷。言猶在耳。今把筆銘墓。不覺涕淚從之也。

銘曰

孝道修身。奉事雙親。夫唱婦順。其德有鄰。君賜旌賞。崇尚彝倫。永錫爾類。一鄉興仁。子孫矜式。典刑永存。

題楠公肖像

楠公父子訣別圖。坊間所鬻。皆施濃彩。取觀美。以爲貪利之資。獨此像狀公之風貌。威容凜然。精神奕奕。躍于紙上。使人一見起敬。而至衣服甲冑之細。則徵諸故實。不差絲毫。贊辭亦樸茂。不失大雅之音。可珍藏也。余嘗游吉野。詣如意輪寺。謁後醍醐帝陵。遂請寺僧。觀其所

藏寶器。中有申札係公之遺物。與此圖所畫相似。益知貞丈之下筆不苟也。近年菊池容齋以畫鳴。著前賢故實。人稱其證據的確。貞丈爲故實名家。恨世未知其妙。示繪事如此。亦藝苑之逸事也。玩賞之餘。遂書其後。

重野成齋曰。穩秀可誦

題履軒昔昔春秋自畫贊

中井兄弟最用力左氏。竹山之於逸史。履軒之於通語。可謂克肖盲史。而昔昔春秋最得其神髓。未可以游戲文學輕之也。韓昌黎摹腐史作毛穎傳。當時柳柳州心折以爲如縛龍蛇搏虎豹。力急與之角。而不能及。余於

此篇亦云。而至自畫書中情形。則筆筆逼真。視諸專門名家。無甚愧色。亦可與其文章並傳者。丙申仲冬七日。書於麗澤社席上。燭影酒酒香處。

重野成齋曰。有波折。有轉換。咄嗟間得此妙筆。感服感服。

鴻雪一斑跋

岡鹿門先生喜游。中年絕意仕進。首游京攝。西究肥薩。北踰信越之險。後陟尾濃之遺墟。徘徊關東八州。弔英雄興亡之舊迹。究人情風俗淑慝之所由。再航函館。抵札幌。探熊羆之窟。入鮫鱷之淵。以洩滿腔鬱勃之氣。而

猶爲未足。乃遠涉禹域。游北京。與其學士大夫談當世之務。徧歷粵南杭蘇之區。縱覽名山大川。與鴻儒碩學高人韻士。詩酒徵逐。寓豪懷於風月。訂神交於文字。何其壯也。其間觸物感懷。溢爲歌詠。得古今體詩數百首。即鴻雪一斑是也。余受而閱之。其詞雄渾蒼勁。沈鬱頓挫。似杜少陵。風骨峻嶒。筆力峭拔。似韓昌黎。放浪縱恣。擺去拘束。似蘇東坡。而出以一家機軸。所謂不襲面貌。而得風神者。非耶。小野湖山翁爲詩壇老將。見此編。激賞不措。西蜀李芋仙爲曾文正門客。以詩鳴一代。及誦燕京覽古廿律。推服以爲東方大家。不亦宜乎。刻成題

一言以爲跋。

書賴山陽與古賀穀堂書後

山陽壯歲。絕意仕進。勇退高蹈。專修國史。實爲我邦遷固。穀堂器識開敏。學問淹博。蔚爲大藩儒宗。肥前侯閑叟以英邁聞。乃出其薰陶云。蓋二先生出處雖異。而志在經世。故論議往復。所見不期而符。宜矣。其意氣投合。肝膽相許也。一日與岡振衣訪古賀太郎。太郎爲穀堂先生曾孫。見此卷。余謂振衣曰。君著書等身。王紫詮激賞。爲不在山陽之下。而余則碌碌無成。未能望二先生之萬一。無所奮勵而可乎。振衣笑而不言。乃書其後。

書開春唱和詩卷後

余聞勝間田明府來知我宮城縣。下賢禮士。暇則詩酒徵逐。唱和應酬。以爲娛樂。竊欽其襟懷灑落。風度溫雅。欲一接芝眉。聽其緒論。而未果。今茲五月。鄉友永沼柏堂袖開春唱和詩卷者來示。即明府與諸友應酬之作也。嗟乎。我仙臺藩祖納言公橫槩賦詩。馬上之詠。圖南之吟。膾炙人口。其文采風流可想也。而戊辰亂後。此風蕩然掃地。今得有文學如明府者。以撫字餘暇。鼓吹文運。上以贊聖天子右文之治。下以令藩祖遺風餘韻。再見于今日。豈不亦快乎。乃書以質明府。且以爲他日之

先容云。

重野成齋曰。雍雍怡怡。置人於春風和氣中。想明府一讀。喜色可掬。

植松果堂曰。明白昌大。語無枝蔓。

中村櫻溪曰。借納言公襯映。文乃有致。未知勝間田知事副之否耳。

書岸駒自畫肖像後

曾祖岸駒先生嘗自畫肖像一幅。以傳家。米國美術學士弗農珞薩伊國雕刻教師稽約楚呆一見激賞。以爲逸品。以今茲己亥十二月五日。值五十回忌辰。攝影縮

寫以頒親戚門人。並贈弗稽二氏。二氏大喜。寄書懇謝。嗚呼。方今文物蔚興。技藝日進。而先生之畫爲海外名士所重如此。不特吾曹之光榮。抑亦本邦藝苑之佳話也。因譯二氏書以附其後。

書奧州平泉藤氏繁盛圖卷後

古云。奧羽遼濶。敵天下三分之一。而論形勢者。以奧羽爲我邦元首。此固雖誇言。而其版圖之大。兵甲之衆。可以當關西十餘國。而人民慄悍。叛服無常。如安部賴時。貞任。如藤原武衡。家衡。封豕長蛇。荐逞吞噬。以源賴義。義家之材武雄傑。前後討伐。經十餘年。僅得戡定之。藤

原清衡初與武衡等俱事。後有所悟。從義家效力行間。以名族蒙推薦。留之以鎮東陲。至其孫秀衡。識量英偉。恢弘祖業。外通使奉貢。以效恭順。內撫綏民庶。修繕兵備。以蓄國力。故興土木。營伽藍築城堞。皆窮華麗。而人無叛志。僭越冒亂。朝廷以遐荒化外視之。雖不過僅羈縻之。征討不及。得傳三世九十年之久。其間人民息肩致小康。其於人民。不爲無功德。而於王家亦不爲無勳勞也。至泰衡。不能負荷。遂以覆滅。悲夫。余奧人也。嘗過平泉。弔藤氏三世墳墓。寒煙荒草。滿目荒涼。所謂光堂者。堂構依然。金碧剝落。想見當時之盛。低回咨嗟。不能

自己。距今殆二十年。今對此圖。有再游其地之想。慨然久之。

書水戶義公書牘後

是爲水戶義公所贈我肯山公書牘。其大意在使公諫老公公稱宗之失德。余數年前寓目。以爲非義公筆迹。心竊疑焉。然使此書流傳。則似暴白國惡。亦臣子之所不忍。乃購而藏之。未嘗出示人也。頃得一小冊子閱之。係伊達氏舊記之散逸者。乃知義公此時患臂痛。使中村新八代書之。於是乎疑團稍解矣。而猶未釋然。因就他書。參互錯綜。得其可信據者三條。按元祿三年義公老

于西山。七年三月以幕命至江戶。先是老公以無行檢。蟄居品川邸。肯山公亦在江戶。此書係五月十四日所贈。顧書牘往復。蓋在是時。此其可信者一也。新八名願言。以儒臣侍義公。與安積覺栗山愿等。編修大日本史。義公之薨。亦與撰其行狀。則當時參預機密。可推知。此其可信者二也。老公之幼名已甫三歲。喪生母櫛笥氏。爲嫡母德川氏實公池田氏所鞠育。德川氏與義公。實爲東照公之孫。則老公之於義公。亦猶再從兄。以故自幼親昵。常兄視之。方其蟄居也。義公切望其自新。而不能然。累牘忠告。職此之由。此其可信者三也。有此三可信

據亦曷容疑乎。况此書首揭當時列侯犯不韙。被譴禁錮配流。或削奪封土之事。以示鑑戒。未幅引孝經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之語以勗之。真摯懇到。情誼兼盡。自非義公與人忠愛篤厚。安能至此乎。嗚呼。我藩寬文之變。姦邪得志。忠良誅竄。而幕臣有勢焰者。煽動喉使。助其逆謀。伊達氏宗祀之不絕如綫。而遂能存六十萬石封土於將絕者。雖由謀國尙有人。而安知非宿德重望如義公者。冥助暗贊。扶植正黨。阻遏兇逆之所致耶。二百年後。每讀此篇。未嘗不悚然起敬。繼之以涕泗橫流也。今抄出舊記中手簡。與此篇相關者數葉。且附載篇中

所引本多松平西鄉三氏事迹。以供他日參考云。

曰下勺水曰發揮逸事。史家必頒文字。

齋藤竹海曰。縝密鄭重。藹乎忠愛之言。又曰。考證精確。議論切實。

水戶 田尼佐

同校

仙臺 岡 濯

荃汀遺稿卷一終

伯舅河野先生恬澹謙抑不喜乏交好讀書毅然有操
守嘗參成齋博士文社而與先考最相親成齋博士及
先考相踵謝世先生鬱鬱乎不樂矣遂以沒悲夫先生
治經史之學又通英學著作甚多而不自愛惜故大半
散逸遺篋中有草稿亦紛雜無統紀惟先生心血所傾
注者不忍歸湮滅乃囑先生所善館森袖海田尻稻里
岡萬里審定都爲三卷與遺子謀校刊以頌同好嗚呼
先生久在官途而不遇知己徒無行事可觀者微著作
傳世則先生之靈其何以慰之黯然收淚敬書其後

大正十一年二月月於東京大崎莊

岡百世拜跋

終

